

御選  
古文淵鑑

唐

杜牧

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燕將傳

鄭亞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孫樵

復佛寺奏

書何易于

書褒城驛

孫氏西齋錄

李商隱

為濮陽公檄劉稹文

羅隱

上招討兼將軍書

陸龜蒙

復友生論文書

皮日休

請孟子爲學科書

請韓文公配黻書

沈頌

象刑解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杜牧

字牧之京兆人太和中進士舉賢良方正歷官監察御史道中書舍人

罪言

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圓圍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失術復失山東鉅封制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循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循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異其必破弱雖已破異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白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儲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舉官渡在今河南中牟縣縣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圖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竊盜

自紀學曰上策其如  
自治千古理平之要  
不獨為長慶君臣設  
也其筆勢放縱蘇氏  
父子近之而救之氣  
較通上力追短長

徐起出入威皇函潼間若涉無入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關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畫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源迴轉上聲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滄衣一肉不敗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嘗貞元時山東有魏齊蔡叛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裏鄆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圖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圖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薛平魏于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好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蔡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魏是魏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魏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盟津睥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皇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蔡天下兵誅蔡齊吳元誅齊判師道頃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魏頃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魏王廷英一日五諸侯兵四路兵解以失

兵與藩鎮相為  
重而唐之興廢  
因之朔源窮委  
斷獨精  
德頌林駟曰唐之  
十六衛已偷漢人  
南北軍之制漢以  
衛尉護南軍以金  
吾巡北軍今十六  
衛已有金吾將軍  
掌京城巡警是北  
軍已寓其間觀白  
樂天羽林將軍之  
制所國家設十六  
衛猶漢之有南北  
軍其知之矣自六  
軍禁衛皆用市人  
其選始輕祿山吐  
蕃之變神策禁軍  
外入赴難國家遂  
以倚重以中人主

魏也。臣布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語曰。叛去首。首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死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郡士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裴公鄂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十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敦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赴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凡有四百七十四府三時耕稼。襪襍耒耨。襪襍即裴也一時治武。騎劒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出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徵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出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

之其勢益橫北衙

既擒之後外庭諸

臣莫之誰何蕭復

言之而不見聽高

元裕諫之而不及

用推原其故皆外

臣不與禁軍專歸

宦者其禍至是也

環山丘濬曰府兵

之制居無事時耕

於其野耆上者宿

衛京師而已若四

方有事則命將已

出事解而罷兵故

於府將歸於朝故

士不失業而將帥

無滯兵之重所以

防微杜漸絕禍亂

之原也嗚呼太宗

遠矣而子孫不能

守唐遂以氣而至

於亡後之世主其

於祖宗之法固不

可輕改而於兵尤

當加慎重焉

臣鴻緒曰唐初府兵

之設最為得策一變

而為驍騎再變而為

召募遂成藩鎮之患

宜與川教切言之

四支五敗字字精

確而文亦磊砢自

一之沙聖卷四

二

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夷。詔曰可。

於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言其內無一人矣。起趨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詔曰可。

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肝食。天寶以來。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黠七國。及祿山居

內則篡。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

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囁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

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敦

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擊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

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擊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

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齊人猶言鄉黨風俗。淫靡衰薄。音與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

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

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亂不作者。未之有

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戰論

兵非危也。殺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

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峩嶭相貫。峩嶭山高貌。音薛。高山大

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

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

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

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

臺山謝枋得曰唐  
自府兵既弛藩鎮  
跋扈者皆是  
三耳此論若當時  
振起行之未必不  
可反危為安不徒  
文字嚴卓可垂也

唐英曰詢河北之勢  
甚重騎兵強餉時強  
弱之形甚見矣

待殊幾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  
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  
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  
進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  
屯嚇呼膺脰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剋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  
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  
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  
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剝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  
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  
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  
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  
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綰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  
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矚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  
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事恩臣詰責第來撝之至如鏗然將陣殷  
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偃月魚麗皆陣名三軍萬夫環旋翔伴悵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  
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圍兵數十萬以誅禦天下乾  
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  
未幾而燕趙其亂是時王庭奉反於威德朱克融反於平盧史憲誠逼殺田布於魏博由是再失河朔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寬且

風規峻邁文采煥

疊山坊謝得曰指  
畫禍亂本報皆必  
至之理文字嚴緊  
無發張之氣

臣士奇曰論者往往  
以是錯削諸侯庚亮  
召蘇峻為生事之戒  
不知見可知難亦有  
其時唐以天下全力  
養成河北諸鎮之弊  
固猶姑息之病也

不暇。杜叔良為懷遠節度使將諸道兵與蠻人戰大敗於博野脫身還營喪其旌節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而已。

### 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三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東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崑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饑寒頓顛。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符。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偏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克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秦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年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潤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脩。皇子嬪之。紫綵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異。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陳吳蜀。驕而和之。其餘混濁軒轅。振動不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武宗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

筆力既健極似戰國策中文字

臣熙曰純以國策敘事為傳錄中變體筆力尚勁詞句詰屈史欲自成一家

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古腋幾字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未戒之哉

### 燕將傳

談忠者絳人也祖瑠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署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使吐突承璀魏牧田季安合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計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今一旦越魏伐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趙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自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告曰魏苦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良安在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

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暴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燕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孕怨自未滔以來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燕人將燕賣思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持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誅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屬屬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入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榆縣將陵屬屬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之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建中德宗年號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關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希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力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統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前未收家爲送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鴨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重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萬鈐劍其阨可謂安矣然兵折於澤趙地名六十里首竿於都市

今以諸德裕之制  
作而益見國家功  
德之崇隆品裁弘  
廓筆墨皆靈

敬所玉宗沐曰近  
日應酬全書不親  
其書言即付其高  
者能從從義議端  
自成佳篇不知與  
其人其書何所取  
也此序尚有古人  
序體可振頹俗

謂李師道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張  
張獵未嘗戴星併倡顓臾之臣謂臣也顓臾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  
兵髮駭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  
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在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  
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籍常往來長安間  
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鄭亞字子佐滎陽人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又以前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科會昌初監察御史累遷中丞給事中觀奉使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綸綽之典綽與載籍之始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虞之隆厥有訓誥自荀程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  
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  
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  
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  
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微淺長下至魏晉亦  
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典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  
焉燕許國公張說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常袞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  
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宰相李吉甫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李錡定亂平劉闢實維  
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早諸侯圖吳料齊字師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  
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德裕長慶中事憲皇帝穆宗裕聖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

在延敵曰逐事揚厲  
聖德有皇鯨鯨奉麗  
雅與制事相攝德裕  
在武宗朝有經綸潤  
色之功得此文而益  
彰

在延學曰衛公將相  
熟讀史文來所謂  
以政事為文章不徒  
才人之筆也故叙作  
文處皆追年功業而  
聖格體立明於鑑  
中別開生面

彰於傳聞

穆宗顯德初厚凡號昭肅皇帝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滙源復升台庭盡付玄

機允厭神度每形輝奏罷別承天瞻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

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六百四十五

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黃帝母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極星漢武帝母王皇后夢日入懷慈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祈廟

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

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謹準日角燭

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頌山河而襲日月也公於是聖容之設天街之北舊唐書攸居因饑憑凌怙衆強

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賤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沉機上資宸斷萬里

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回鶻復我貴主太和公主至京改封安定大長公主

公於是計北狄之詔天寶末關門為首亂之地瘡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源陽帥仲武張仲武掃除妖

孽滅獲仇讐仲武命神將石公緒等論意兩部發回觀八百人回過遣宣門將軍等四奉揚威神乃底康

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

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揚雄作甘泉賦成夢吐白鳳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幽州紀聖功

之碑源帥劉從諫死其子從諫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問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

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禮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

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雄渠受戮祇以拒君七國既敗唐况明皇舊宮明皇先是兼幽州別駕開元十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

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

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論之帝命李回宣嚴立刑賞以勸戒之令鎮魏侯侯元達魏侯侯元達帥師王

戮力從命絕壘關之右臂收抵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破將楊弁也初劉

千成橫水壘王達時以河東兵屯關社詔阿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

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達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者累牒趣之弁因衆怒作亂李石奔汾州

乃通劉觀勢張甚王宰請招納之德裕不從上於是命李石歸太原遂平楊弁竊上相之旌旗石也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

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有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謂李石是玄

祖勤商之邑玄祖謂契也后稷造周之邦瓜庭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讐則是冀彌牟逐主之風謂李石

勿成大禹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

之圍棊尚劫謝安兄子幼度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圍棊了無喜色曹參之飲酒方酣參爲相日飲醇酒小事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

磨圓鉞武王左水淬鄭刀考工記萬里來袁紹之頭顱臣按三國志注袁紹與袁術謀欲擊公孫康得

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東康誘紹向人伏兵縛之坐於東地尚寒求席照

然則此語乃熙尚非紹也鄭亞似誤二冢葬蚩尤之肩髀皇覽肩髀冢在邯鄲鄒野縣傳言歎聲雖震

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集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救宗

英可汗會昌五年黠戛斯可汗獻琛輸賁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士之稱呼韓鹿蠡之師鹿蠡漢書

千之弟谷蠡王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甘泉竝垂於冊書先被明命公於是論回陽之

命五憾堅昆之書四麟慶賜之先貞觀時授堅昆都督德裕書云堅者不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

固將偃仰石之符兵符傲睨鬼籍之錄鬼谷闢之者可以祛孽孽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

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

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袞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

又豈可與賦洞簫而諷於後庭漢元帝嘉王褒所為洞簫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

虜興北伐之詩擊回四年誅狡童計劉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會昌時外教如同壤浮圖之俗尼

皆勤僱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繹文采類於

上帝為禪神宗神宗見書大禹謨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

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公玉帶明堂圖考肆觀之禮於梁生梁松明習故事與叩封禪之書於

大子司馬相如小名大子相如未死時為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朝鼎將成黃帝鑒鼎山

禹書就掩吳越春秋禹藏書然猶進先嘗之藥曲禮君有疾飲獻高手之醫戚周旦請代之書周公祝告

先王請以身代藏追漢宣易名之美會昌元年諸臣請以憲宗為不祧之廟如漢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

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開命典詔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

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白左掖出為程林九月

公書至自洛以典詰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

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脩盤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敬焉按文粹文苑英華並載此

集有太尉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序代程府榮陽公作亦見英華與此語多相同榮陽公即亞是時亞為程府觀察使辟商隱判官當是商隱屬稿而亞判定也

孫樵字可之大中間舉進士官職方郎中

復佛寺奏宣宗敕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僧尼皆復其舊樵乃上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羣兇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

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兇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絲縠居則遽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

就國計民生立論與昌黎原道永井本論義相發明

晦庵朱熹曰世之任佛者其人品有四高明者街浮誕愚者溺罪福久困憂患者以果報為實自悼愆尤者以懺悔為真若宣宗之立浮屠非有兩左右也直以反會呂之政而已耕道尹起莘曰大中之政務反會呂三月即位豈無當急者而五月首度僧尼宣宗之始政可知矣孫樸之奏曷可少哉

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卽位以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吐。况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園。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卽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贖開元太平事邪。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卽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卽其鹽鐵不可除。而權筭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傭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卽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異異日爲陛下言之。况去無用之髡也。臣櫛昧死以言。中書奏言崇奉釋氏。恐財力不逮。因之生事。擾人室。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從之。

書何易于

唐書易于傳全採  
此文蓋不惟工於  
敘事而褒貶亦至  
公可信也

伯厚王應麟曰東  
坡謂學韓退之不  
至為皇甫湜不至  
為孫樸朱新仲曰  
樸乃過湜如書何  
易于從城驛壁何  
將軍邊事復佛寺  
奏密謹嚴得史法  
有補治道

前幅似主而實宿  
後幅似賓而實主  
此文家變化錯綜  
之法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克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思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僕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摘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 書褒城驛

褒城。今屬興中府。漢中。唐為  
褒州。因德宗南幸。陸贄元祐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觀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嚴震字遐聞。鹽亭人。建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德宗幸奉天。李懷光與賊連和。奉迎至梁州。帝改梁